

金银街

□李旻

南京大学教学区的西北角,是化学化工学院的所在地。西北有一门,出门斜拐,连接上海路有条小巷子。西北属乾,五行属金,此巷叫作金银街,不知道是巧合,还是前人有意为之。

金银街颇具江南小巷风味,217米长,曾经最窄处,也就单向开一辆小面包车。两边是矮小的民居,到上海路路口,小巷逐渐开阔,靠路北,则是留学生公寓和中美文化研究中心。

江南雨季,此巷颇有戴望舒《雨巷》之意境。当年此巷行走往来,文科女生颇多,婀娜背影,不知道成了多少读书少年心底的秘密?上世纪90年代的酒吧,还很少。至于咖啡馆,更多的是10元左右人民币,一杯香浓美味的速溶雀巢咖啡或麦氏咖啡。

那时的金银街有一些酒吧,最著

名的当推《答案·Answer》,一直到2004年,金银街拆迁前夕,它都在。那是崔健、张楚的歌声在校园飘荡的岁月。酒吧唱歌,一半为生计,一半为理想。“文艺青年”这四个字,不、流、行。酒吧消费不高,10元起步。有时候,2个学生,10元要瓶啤酒,老板也不会说什么。那个时代,男女交往,有着明确的禁区,《大学生守则》上写着,现实中执行着。每年总有偷食禁果而受处分的学生。因为有了禁区,去一次酒吧,借着啤酒中一屑屑酒精,或执手,或拥吻,成了4年大学巅峰的回忆。也因此,每年5-6月,毕业加青梅,酒吧反而人多。

街的东头,有一街头铺子,跟排档差不多,两个厨师,三张桌子。叫“老地方”。原本卖馄饨面条,还有几个家常菜。后来菜单越来越长,终于从一家街头铺子,搬到了街的西面,成了像样的餐

馆。那家铺子,估计是顾客学历最高的摊点了吧。我知道的几位百人计划、千人计划的学者,20多年前都在那吃过。

街的西头,出巷子左拐,是云中食品。曾经南京最好的面包房之一。2000年左右,店主是一对外籍夫妇。当年12元的奶酪蛋糕,是很多吃货咬牙后去买的甜点。当时据说所有原料都是进口。15元可以选面包、选夹馅的三明治,对赛百味尚未进入的时代来说,非常新鲜。

如今,原来可以破旧中探宝的金银街已荡然无存。它彻彻底底变成了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。而曾经让人去寻求答案的酒吧,后来搬到了南秀村西头的小坡上,只成为记忆中迷惘、焦虑、忧伤的大学青春期的快照。

那个六月的深夜,我们从酒吧出来,踩着拖鞋,抱着西瓜,半醺地唱着《双城故事》……

有人敲门

□周琳桐

铺开白纸,饱蘸浓墨,提起精气神,一首古诗刚录了几个字,听见有人敲门。

泼墨挥洒的兴致被打断,不免有点不快。打开门,是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。其中瘦小伙彬彬有礼,自我介绍是某某安保产品公司的,他们公司的产品能防窃贼入室,说着拿出一个比火柴盒稍大点的塑料盒要往门上贴,让我试试效果。我赶紧拦住,说谢谢了,不需要。小伙不紧不慢地说,他们是参加社会实践,产品免费,试一下不要没关系。

我继续客气地说谢谢,实在不需要。小伙很有“韧劲”,不急不躁,说他们公司就在附近某某大楼,听说这里老小区发生过入室盗窃的事,公司派他们来为居民服务。

家中半夜被盗真有其事,半梦半醒中盗贼就进来过了,盗贼的本领算是领教了。我于是说,不要贴在门上了,随便试一下就行了。小伙拿着两个互感的器件,一分开,警铃就响起来,蛮吓人的。我马上想到,装上此物件,六亲不认,开门警铃就炸响,烦不烦。每天要记得开关报警器,不如记得反锁房门更实在。我摇摇头,连说谢谢,伸手要关门。小伙依然不急不忙地说,叔叔给我们一个机会,支持一下。我有点烦了,想马上结束这种推销,天下没免费的午餐,就问多少钱?小伙说每年来为客户换电池,只收三年的电池费100元。

年轻人走后,将那小机器往抽屉里一丢,拿起笔,精气神已散,字写不成了。不速之客,家里也来过,记得几年前,有人敲门,打开门,一个扛着米的汉子挤了进来,说送米来了。我问是否一个老太太叫他来的。他说是。问多少斤,100斤!多少钱,320块!付了钱汉子走后,我觉得不对劲,将米袋放在磅秤上一看,50斤不到,碰到骗子了。

两件事并非同一性质,前者是欺骗,后者顶多是推销过度。年轻人显然经过精心策划,抓住了老年人心理;对所谓免费产品的青睐和对年轻人天然的同情。虽然推敲起来,手法幼稚,破绽迭出。

给我印象深的是那瘦小伙的沉稳、执着和自信,在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人中是可贵的,是成功事业必具的品质,只是希望他们用好,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


俄罗斯森林 [德] S·鲁特卢夫

青石街

16号

NEW SUPPLEMENT

尧化门的雨

□陈新我

就像日头照好人,也照歹人一样。你说说看,哪个地方不下雨哩。下雨,尤其是瓢泼大雨,地势凹处自然就会积水,地下排水网不给力的,甚至雨流成河,乃至造成水灾。

每当暴雨来临,大雨如注,南京麒麟门、仙林、江宁有的地方,便雨流成河,造成雨灾水祸。由于雨大受淹,积水过膝,路况不好,车辆往往要绕道绕行,行人也不得不高高卷起裤腿,或者穿上凉鞋与高胶靴,小心翼翼涉水而过。

可上述现象,却从未发生在尧化门。这里是山陵地带,多为山丘坡地,高大点的有聚宝山等大山。因为本地拆造改造,政府与开发商“愚公移山”,把一些较小的山丘统统夷为平地,打造成适宜人居的商品楼。

我很喜欢尧化门的绵绵细雨。有时天空飘起雨丝,走在老街上,烟雨濛濛,清风拂面,仿佛又回到了初恋——真希望能够邂逅那个撑着小花伞当年我心中的“丁香”。

关于尧化门的雨,还难忘的是,有时老街细雨霏霏,而当我走到新街时,却天空晴朗,阳光明媚。真是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啊。有时,天空太阳高悬,明明阳光普照,可是却渐渐沥沥下起了雨——天空甚至还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哩。

肥猫瘦狗大战

□侯坤

我养了一只猫和一条狗,加菲猫欢欢体型肥硕,吉娃娃贝贝身材消瘦,我叫它们“肥猫”和“瘦狗”。两个家伙每天争风吃醋,互相看不惯,有时还会“大打出手”。

肥猫和瘦狗的恩怨,大概缘于一次“夺食事件”。那段时间,原本膘肥体健的肥猫忽然瘦了下来,精气神也不比从前,每天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反倒是瘦狗,一改从前“怎么吃都不胖”的完美身材,身体上出现了大量赘肉。

起初,我没有在意,但情况越来越严重,肥猫瘦得快皮包骨了,瘦狗胖成了小肥猪一样,我这才感到事情不妙。为了弄清情况,我安装了摄像头,来监控肥猫和瘦狗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

原来,瘦狗喜欢上了肥猫的新式海鲜口味猫粮,每次我们上班出门后,它都会挤到肥猫的餐盆旁,把猫粮吃个一干二净。看着视频里瘦狗贪婪地吃着猫粮,肥猫又气又恼却没什么办法,我真是哭笑不得。

我不得不在肥猫的生活区域设立了小围栏,把餐盆放到更隐蔽的位置,才避免了这场“猫狗大战”愈演愈烈,它俩的体重也逐渐恢复了常态。

也许是就此结下了梁子,肥猫和瘦狗从此“势不两立”,经常发生冲突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待遇太好

青青

记得小学三年级,期末考试考得好,老师带我们前十名去城里儿童乐园玩。坐过过山车,是那种老版本的过山车,就像月牙湖的小火车。我体力不济,转了几圈,停的时候头晕眼花,缓过神要下来的时候,第二遍已经启动了。小脑袋多,售票师傅数得眼花,班主任眼疾手快,一把把我按倒在椅子上:傻孩子,再坐一遍。那罪受得呀。

我在哪儿

三三

给老爸申请了微信号,他没兴趣,高傲地拒绝了大多数要添加他的朋友。过年老舅来了,强烈要求加老爸。老爸勉强答应。隔天问我:有个人,是你老舅的名字,要加我,可我看了地址,是马尼拉的,担心是骗子,没敢加。我笑:你看我是哪儿的?老爸说:你不是南京的吗?我笑:我是阿尔巴尼亚的。我再问老爸:你哪儿的?老爸说:难道我也不在南京?哈哈,他不知道,其实他一直在牙买加。

老鼠屎

陈剑

一个人闲逛南博。在民国馆里的小店铺里,意外发现有“老鼠屎”卖。这是小时候我们兄妹喜欢吃的一种零嘴。毫不犹豫买了两小塑料圆筒。带回家,小儿迫不及待地打开,放了几粒在嘴里,说味道酸甜,像梅子,很开胃。于是便问我,这是啥。我说你猜,看看像什么。儿子说猜不出。我说,这褐色的小圆粒,难道不像“老鼠屎”吗。儿子一听,立刻丢到一边,再也不肯吃了。唉,你说人家鸡爪叫“凤爪”,粉丝肉末叫“蚂蚁上树”,你怎么就不能斯文点儿呢。

竹灯笼

赵染斤

正月十五,点灯的时候又快到了。小时候玩的灯笼都是家庭自制的。一般正月初八,父亲便到屋后的野竹林砍几根水竹回家,先破几片细篾放着,然后像编菜篮一样用厚竹片绕个架子,把细篾按一定间距绕在架子上后才用糙纸糊(条件好的家庭用红纸),上下各留一个直径七八厘米的圆形口子,最后用一块小木块做托子,托子中间是一根倒插铁钉,两边是粗铁丝做成的柱子。提着小灯笼迈出门,那被“纸”罩住的烛光分外柔媚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@126.com